

一道光，驰过浙东田野

陈荣力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抵达北京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官唐通不战而降，京城最后一道关隘失落。

京城陷落后，城内一座老旧的府邸内，一个五十多岁的浙东汉子，边北向拜阙边朗声说：臣为大臣，不能报国，臣之罪也。接着他又南向叩拜，遥辞浙东的老母。尔后他蘸笔写下“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的墨，走到厅前，投缳自杀。家人欲上前解救，被老仆哭着拦住了：此主翁成仁之日，嘱咐再三，勿可违也！李自成得知这一情况后，传令箭告诫：忠义之门，勿行骚扰！

此浙东汉子，便是出生于浙江上虞的明末重臣，被誉为“不独为正人增华，尤为文人吐气”的户部尚书倪元璐。

庚子年大雪节气的傍晚，我收到上虞倪梁村倪建君书记的一条短信，说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倪教授，晚上想一起聚聚。倪梁村是倪元璐的故里，这位倪教授不远万里来到倪梁，想必是为了寻根。于是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三个人在倪梁村边的一家农家乐里碰了面。

个子壮硕、国字脸配一头板寸的倪教授全名倪振民，年轻时从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毕业后赴美从事肾脏病研究30年，在学术和商业领域都有相当高的建树。

无论经历、职业和举止，倪教授典型一个理工男。然而谈及倪元璐，他的涉猎、积累、见地和视野，堪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根据清朝有关天水倪氏的文献记载，倪教授属倪元璐的第二个儿子倪国宾这一支。明末之际倪国宾曾任泰州（今甘肃天水）通判，后国破家亡加上战乱，国宾无力归还故里，倪家便在天水安顿生息下来。倪教授说自记事起，他们天水倪家就一直未寻访过倪元璐的故里。读高中时他开始了解和搜集倪元璐的史料，来倪元璐的故里探访寻根也是他几十年的夙愿。

位于浙东上虞的倪元璐故里倪梁村，是一个古朴的江南村落，田畴阡陌、绿树掩映、河流瓦舍、庭院错落。不久前，倪梁村刚获评全国文明村。对先祖故里清丽旖旎的江南景致和文明秀

美的环境氛围，看惯了大西北雄浑粗犷的倪教授自然赞不绝口。他的赞叹，也让我忆起了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倪梁村的场景。

当时我在上虞小越参加农村工作队，晚饭后和一位乡里的干部返回住处。灰暗的夜色中我们傍着杭甬铁路边的一条土路慢慢走。半道之中，一声雄犷汽笛从身后传来，那汽笛石破天惊，撕破夜的宁静，让人血液鼎沸。接着是一束灼眼的光柱，像一把利剑刺碎夜的黑暗。光柱照亮的不远处，浙东的田野里一个河流屋舍、绿树庭院的江南村落古朴安详，纤毫毕露。

“那就是出过明朝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倪梁村。”随行乡干部的介绍，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倪元璐。从此这个名字像那束灼眼的光柱一样，一直在我的记忆里熠熠闪亮。

二

倪振民教授对倪元璐史实的熟稔如同自己掌上的纹路。

倪元璐的出名，当然在于文章写得好，但古往今来，文人名士如过江之鲫，文章写得好的不在少数。倪教授和我们都明白，文章只是倪元璐的表征，或是他学识才华的铺张；真正让其名垂青史的，是倪元璐大义凛然的风骨、爱憎分明的人格和肝胆忠义的操守。

倪元璐担任翰林院编修时，阉党专权，魏忠贤的嚣张到了被称为九千九百岁、到处造祠的地步。倪元璐奉命到江西主持乡试，一片万马齐喑中，他以“谪居乎不可尚矣”命题乡试考卷，影射魏忠贤窃持国柄、大搞个人崇拜。朋友和同僚都为倪元璐捏了一把汗，他则泰然处之。

“先祖的政治功绩，最典型的当数力陈销毁《三朝要典》，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大义凛然，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智慧。”倪教授的赞叹发自肺腑。

“由魏忠贤指使亲信炮制的《三朝要典》，于天启六年纂修，炮制完成后由礼部刊刻发行。此书围绕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颠倒黑白，借刀杀人。《三朝要典》也被称为‘杀人之书’。”

“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否定《三朝要典》是

必须的，但崇祯亦顾忌有悖先帝的名声。所以当南京兵部主事别如纶提出《三朝要典》断案多与皇上圣意矛盾，可对《三朝要典》作‘削除’时，崇祯很不高兴。时隔一月，倪元璐再次提及此事，并且把‘削除’升格为‘销毁’，崇祯欣然同意了。”倪教授停息了片刻。

“崇祯之所以同意销毁《三朝要典》，并非不再顾忌先帝的御制序了，而是倪元璐提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理由——‘公议自存，私书当毁’。这就击中了《三朝要典》的要害：此书并非天下之公论，故非先帝本意，而是魏忠贤之私书。”

“先祖是高屋建瓴啊！这样的高屋建瓴既

是他的胆略和智慧，也是他大义凛然、疾恶如仇的人格所决定的。”

崇祯十五年，面对清军南下、国运艰难的时势，已回浙东老家陪侍八十岁老母多年的倪元璐奋然出山，应召入京，出任兵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读学士。

不负所望的倪元璐为此掀起了一场被誉为“三做”的财政改革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成效颇为显著。可惜积弱积贫的大明王朝已到了气数殆尽的边缘，倪元璐纵有最大的本事，也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了。倪元璐施行财政改革运动不到十个月，也即是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的农民军就攻陷了紫禁城。

“我一直在想，倪元璐有这样‘与世之作者殊矣’的风骨、人格和操守，与他出生和成长的这块浙东的土地该有很大的关系。我拜谒了先祖的故里，真切感知了这方土地的人文风情，这样认知更清晰，也更强烈了。”倪教授说。

“是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方地域的人文和渊薮，终究成为这方地域的士子、黎民百姓的精神滋养和文化基因，或隐或显地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烟漫开来。”近年来从事地域乡贤文化研究的我，对此深有同感。

这种豪气干云的风骨胆略、忠义凛然的气节人格，几乎是浙东文人、士子和名臣的精神传统和生命印记。

三

“这也可说是浙东地域的人文精神。”倪教授显然也十分赞同我的观点。接着倪教授向

我们讲述了他新发现的史料——倪元璐的浙东救荒。

倪元璐返乡陪侍老母期间，正逢灾荒连年，浙东绍兴诸府连续几年无雨日在90天以上，鉴湖成为旱地，号称“鱼米之乡”的浙东十室九死，饿殍遍野。倪元璐一面亲自出面，联络山阴、会稽、上虞、嵊县等县乡绅和退居的官员刘宗周、祁彪佳、余煌等人共同商定赈救办法；一面积极与绍兴府及山阴县的地方官联络商讨，提出“宽征”税赋、设立募助等建议，得到了地方官的承诺。

在倪元璐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浙东的这场灾荒措施得力，救活了十几万人，灾情也迅速得以遏止。

“‘谁任千秋担，公推五父樽。无将忠义死，不与吃河豚。’此乃倪元璐在崇祯元年写的自勉诗。可以说‘千秋担’和‘忠义死’，就是他生命中的两座丰碑！”

与倪教授告别，走出那家农家乐时，天色已经黑透。我还沉浸在刚才的交流中意犹未尽，蓦地，远处的夜空中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震荡耳膜。这几年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我即使身处城郊，也再难看到杭甬线上的火车以及那束灼眼的光柱了，但那震荡耳膜的汽笛，依旧石破天惊。汽笛声渐渐消隐了，而我的思绪却像藤蔓一般攀爬开来。

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杭甬铁路的开通，那有着石破天惊的汽笛的嘶吼、有着灼眼刺目的光柱照射的火车，让仿如画舫一般匍匐的浙东田野，率先驶入工业文明的话；那么自东汉以降，在浙东的田野上，那些鸣响着光辉人格的汽笛、闪耀着思想光柱的生命的火车、精神的火车，不仅早已有之，而且从未停驶过。譬如那个“不独为正人增华，尤为文人吐气”的浙东汉子倪元璐。

带着光柱的火车驰过浙东的田野，驰过历史，也必定驰向未来。



艺境



苍茫云水间

潘江涛

人与人交往，有的天天见面，话不投机，情若白开，隔夜皆忘；有的见过一面，通透坦诚，一见如故，一辈子亦难以释怀。

去年8月，施明德老先生仙逝，享年108岁，浙江乃至中国画坛痛失一位“寿高、艺高、德高”的蔼蔼长者。

花开花落，暑去暑来，每每想起施老当年赠画一事，感慨之情油然而生。

2001年10月，磐安县机关事务局把老旧的常委会议室进行重新装修。彼时，我担任磐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还不到一年，有一天列席会议，听主持会议的领导说，会议室刚装好，墙壁还是白的，请办公室补白壁吧。

补壁不难，难的是要锦上添花。调任磐安县委办之前，我一直在新闻宣传部门当差，向磐安文化艺术界开口索要几幅作品想来不难，但将它们挂进常委会议室又觉得档次低了一些。而磐安之外的书画家我认识的又不多，即使认识，也不一定张嘴就能讨来。

曾在《金华日报》谋生的陈星高那时已调来磐安林业部门工作。有一天，他来办公室串门，听闻我的“苦恼”，不假思索地推荐了施明德老先生的山水画。

施老的大名如雷贯耳，其作品多为写意山水画，非常契合山水磐安之主题。只可惜，我与施老素无交往，怎么联系？即便有了联系，贸然索要，润笔费又是多少呢？

如此等等，都是困扰我的难题。星高让我别急，并告诉我说，他与施老的儿子施晨光是好朋友，帮忙说说兴许能成。

说实话，当时的心理压力不轻。因为领导

提醒“补壁”，说到底是办公室工作没有做好，拐着弯儿批评呢。

大约一周之后，陈星高便送来了施老的巨幅山水画。也许是我这个办事员没有交代清楚，反正画作一试挂，大家便觉得“笔墨有点粗”，与会议室整体装修风格不太协调，只好退了回去。

然而，更让我意外的是，没过几天，施老的儿子施晨光打来一通电话，告知父亲又完成了一幅作品，让我直接来家中取拿。

闲聊是在施老的画室进行的。那一年，施老已是84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腰板笔挺，思维敏捷，说起话来，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二

施明德，字峻辉，1915年生于东阳县林甘村，1931年入浙江省立七中（即金一中），1947年考入国立英士大学艺术专修科，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学校教，一生除从教之外皆坚持中国画创作，是金华画坛灵魂级人物。

施老匠心独运，精准把握这一地理特征和山水神韵，呈现给我们的便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磐安印象：苍茫云水间，浩瀚丘壑中。

三

2008年1月，我履新金华市委宣传部。临走之前，我在会议室逗留片刻，悄悄作别自己在金华迎取的《苍茫云水间》。因为我知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会议室又是开放的特殊场所，我这一别，说不定就是最后一眼了。

似乎也就在眨眼之间，磐安迎来复县四周年，我调离磐安也已十六个年头。其间，曾与陈星高聊起施老的画作，他也不无担忧地说，磐安县政府还是那个老样子，但会议室早已换装，《苍茫云水间》被人顺手牵羊也未可知。

说来凑巧，前不久受邀审读磐安县政府牵

头编撰的《磐安岁月》和《影像磐安四十年》文史资料，忽然想起《苍茫云水间》，便问了问原先的同事，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施老的善心已被妥善保管。

当我悄悄地征询多少报酬时，施老连连摆手，再三解释，绘画是一门艺术，既是自娱也为娱人，即便不说磐安是第二故乡，也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为会议室画一幅画是不能收钱的。

在磐安工作期间，我做了5年的“两办”主任。那时，我不懂绘画艺术，但对《苍茫云水间》却有别样情怀，越看越是喜欢。

“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清·恽南田）磐安是被大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山区，抬头看天，看到的都是被山峰围成的有棱有角的不规则的天。早晨，太阳从一座山坳爬上来；傍晚，太阳又从另一座山头滑下去，周而复始。许多日子，磐安山民晨起开门，云就迫不及待地飘进屋来。

施老匠心独运，精准把握这一地理特征和山水神韵，呈现给我们的便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磐安印象：苍茫云水间，浩瀚丘壑中。

画到无求品自高。钟建洪回忆：“在家的日子里，每隔几天，先生都会来信，或论画，或鼓励……因为贫困，先生还经常资助我，把自己的画送人再让别人买我的画！一来激励我画画，二来让我自信。”

“有画酬岁月，无梦到功名。”听施晨光说，施老一生创作了2万多幅作品，到底有多少画作送人，实在难以计数。但我揣测，专门给一间会议室定制画作，笃定不会太多。

施老离世的第二天，陈星高驱车从磐安赶来金华，约我一同前往灵堂吊唁。望着熟悉的遗像，回首仅有的交往，悲切之情就像双龙泉水一样汨汨渗出——唉，不要以为我矫情，实在是眼腺发达，一遇大喜大悲之事，那潭无根之水便按捺不住……

往事如烟，无语凝噎。这一故事已雪藏十二年，知者不多。我要不说，即便是磐安的机关干部，恐怕也不太清楚《苍茫云水间》的来龙去脉。

说实话，当时的心理压力不轻。因为领导

心香一瓣

浪花

竺 泉

朵朵浪花
牵手你我他
相拥一个家
相爱一幅画
聚起潮涌向天涯
携手星月共芳华
浪花 浪花
牵手你我他
心相融 情牵挂
踏浪高歌蓝天下

踏浪追潮

来来来 来来来
牵起你我的手
唱起家乡的歌谣
跳起快乐的舞蹈
我们是时代的荣耀
来来来 来来来
我们追风
我们奔跑
向着英雄的跑道
掀起激情澎湃的浪潮
来来来 来来来
大海的浪 亚洲的潮
东方高歌 天地唱和
我们踏浪 我们追潮
向着精彩 向着骄傲奔跑

(为喜迎杭州亚运会而作)

诗路上的不遇

孙昌建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山山水水，我以为最有名最值得说的，应该就是王子猷雪夜访戴。

故事不足百字，却流传了近1800年，全文如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我是在嵊州的剡溪边重读这故事的，看完之后内心有一种悻悻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子猷还是有点傻傻的，这种傻傻的，是有很多元素组成的，如下了大雪，又喝了酒，再是读了诗，然后想起了好朋友，这就越来越像一种行为艺术了。可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时常喝酒，偶遇大雪，那当然是偶之偶的，但我们肯定是要微信中先问一句的——在不在家，出来喝一口？

或者是：我明天晚上到嵊州，宵夜约一下？
又或者是：后天找个水库，先钓鱼，再吃点农家菜？

总而言之，现代人是先要打招呼，要有约在先的。
不过我很快发现王子猷也是现代人，他发现这样不打招呼找上门去，可能不太礼貌，所以他找了个“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借口就回去了。

同时，这个王先生也是个高级推手，他这么一推，让戴（安道）也千古流芳了：老戴是谁啊，这么牛啊，连王羲之的儿子都这么喜欢又敬重他，肯定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啊。

诗读来读去总是那么几首，但是谈资故事却很有意思啊。后来想想也是，之所以唐代大诗人走出了这么一条诗路，原因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特别是谢灵运在这条诗路上留下的风余韵，包括那些在今天看来特别傻傻的行为，在当年可都是名士之风啊。

以另一条钱塘江诗路为例，也是这个道理，那是因为有一个严子陵。后代文人便都要朝这个方向前来朝圣和拜谒，而所谓的传承也就是既靠诗文传播，